

瘧疾論

上

×

● 5-2

F 1
才-51

2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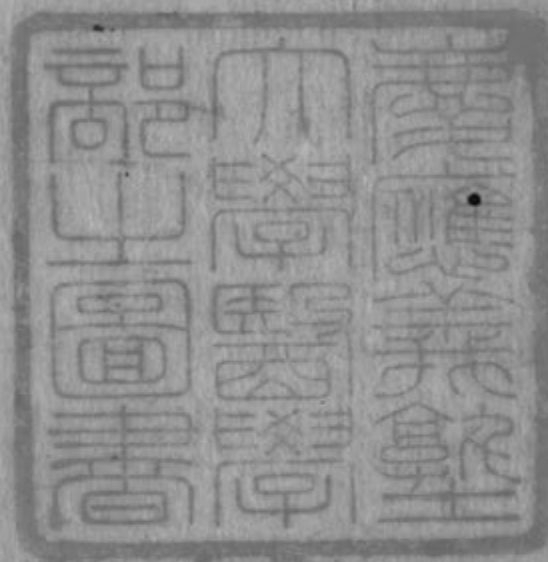
490.9

Om-3

1

No. 3193

IR 05-2



富士川文庫

1762

序

富士川氏藏

古之醫以實學行道
而濟世。今之醫以不
學謀利而肥家。即其

又

余
立心。已君子小人之
迴判矣。若世俗之醫
則罪有尤甚。滋獨不
通方書。並不知脈訣。

指下胸中。茫然莫辨。
又安能辨病之經絡。
死。更有不但不能辨藥
性。而並不識藥品。惟

牢記涼者凡某之味。
煖者凡某之味。以及
其形者為某味。其毫
者為某味。其臭氣者

為某味而已。至於孰
為道地。孰為精良。一
無所據。而敢於懸壺
入市者。搃欺世人。不

余
讀醫書不講醫理不
參醫法第就時俗之
聞見因友朋之表揚
遂忘其藥為刀鋸而

殺人如草菅矣余昔
奉

命撫茲粵東甫抵任即聞
醫皆庸劣而多傷人

性命者猶未之遽信也。未幾家人病形瘦而神昏體作熱舌生。照此實症之宜下而

汗解者醫以為須溫補反不效更加參附不數服而死者此其一。從而

五
顧蓋某官至粵輒病此北
人而感南方之瘴氣
亟直下而解者越數
日病益劇余羞人視

之見其口燥語澹舌
胎黑而生刺此疫毒
因結生熱極反兼
水化故也非大劑急

下不能拔病回生而
鑿認為陰症傷寒輒
用桂附等藥余見方
即差人徑止勿服

必大誤詎伊家人不
信竟以此藥進而某
官即於是夜斃後有
闕吏病乃疇疫也宜

下宜汗者而醫以吏
年高用補劑以致毒
氣內閉擁塞垂危及
明者診之詢其所服

湯劑惟有賴是長吁
不可以藥抹藥此輕
因補劑以殺人者又
其一適家入雙目赤

腫頭暈胸懣此瘟疫
也醫不以爲瘟疫而
以爲火眼竟用大涼
之劑服之愈加昏瞶

悶塞賴明者診之曰
如再投涼劑命必休
矣急用達原飲一服
便減總以兩三服全

瘵甚矣此僕之得生
幸早遇明者也然而
天下之醫習其術類乎
此者比之而是既末

由家喻而戶曉之爰
檢余所藏書有痘疫
辨症秘集洋讀類玩
益信向之所以病而

輒死者皆痛醫之殺
之也迺稍為詮次疏
解授諸梓人刻之
佈凡醫士給以全卷願

熟讀而詳寔焉其亦
知汝前此之誤殺人
而惜不自覺乎其六
知今此之對是書而

慙爲肉悔乎其試依
其脉談審其病症按
其節氣而斟酌慎重
以用藥乎其細察表

裡虛實陰陽寒熱在
否緩急了然於心了
然於指不復以情率
意妄施參時乎果爾

則庶幾以後此擗人
之功補前此殺人之
遇難謀衣食成家產
而寸心不虧者鬼神

可恕也倘仍自以為
是以人之性命為兒
戲縱倖逝於黃泉
王法而能追於冥誅哉

是以不憚叮寧告誡

而復為之序廣寧年

希堯偶書



醒醫六書瘟疫論引

大瘟疫之為病非風非寒非暑非濕乃天地間別有
一種異氣所感其傳有九此治疫緊要關節奈何自
古迄今從未有發明者仲景雖有傷寒論然其法始
自大陽或傳陽明或傳少陽或三陽竟自傳胃蓋為
外感風寒而設故其傳法與瘟疫自是迥別嗣後論
之者紛紛不止數十家皆以傷寒為辭其於瘟疫證
則其略之是以業醫者所記所誦連篇累牘俱係傷
寒及其臨證悉見瘟疫求其真傷寒百無一二不知

屠龍之藝雖成而無所施未免指鹿爲馬矣余初按諸家咸謂春夏秋皆是瘟疫而傷寒必在冬時然歷年較之瘟疫四時皆有及究傷寒每至嚴寒雖有頭疼身痛惡寒無汗發熱總似太陽證至六七日失治未嘗傳經每用發散之劑一汗而解間有不藥亦自解者並未嘗因失汗以致發黃譫語狂亂胎刺等證此皆感冒膚淺之病非真傷寒也傷寒感冒均係風寒不無輕重之殊究竟感冒居多傷寒希有况瘟疫與傷寒感受有霄壤之隔今鹿馬攸分益見傷寒世所絕少仲景以傷寒爲急病倉卒失治多致傷生因立論以濟天下萬世用心可謂仁矣然傷寒與瘟疫均急病也以病之少者尚諄諄以告世至於瘟疫多於傷寒百倍安忍反置勿論或謂瘟疫之證仲景原別有方論歷年既久兵火湮沒卽傷寒論亦係散亡之餘王叔和立方造論謬稱全書瘟疫無論未必不由散亡也明矣崇禎辛巳疫氣流行山東浙省南北兩直感者尤多至五六月益甚或至闔門傳染始發之際時師誤以傷寒法治之未嘗見其不殆也或病

家誤聽七日當自愈不爾十四日必瘳因有失治不及期而死者亦有治之太晚服藥不及而死者或有妄用峻劑攻補失序而死者或遇醫家見解不到心疑膽怯以急病用緩藥雖不即受其害然遷延而致死比比皆是所感之輕者尚獲僥倖感之重者更加失治枉死不可勝計嗟乎守古法不合今病以今病簡古書原無明論是以投劑不效醫者徬徨無措病者日近危篤病愈急投藥愈亂不死於病乃死於醫不死於醫乃死於聖經之遺亾也吁千載以來何生民不幸如此余雖固陋靜心窮理格其所感之氣所入之門所受之處及其傳變之體平日所用歷驗方法詳述於左以俟高明者正焉皆

崇禎壬午仲秋姑蘇洞庭吳有性書於澹澹齋

附按

甲午冬余榻於某家一老婦呻吟痛苦徹夜不輟曉
問其故云自河間來於途中忽得此證喘嗽汗淋昏
昏無所知搜秘不行已經月餘主翁與伊夫皆謂其
無生理余憫而診之其脉浮沉俱無中按洪數兩寸
將絕爲之苦思半夜不能名爲何證次日早明復診
良久亦如之又閉戶揣摹竟日妄擬之曰脉結于中
得毋有何邪氣填塞胸膈耶否則何絕食一月而
死也遂放膽以檳榔爲君洪數閉結非寒可知佐以

附按

清涼之味因老年辛苦之人瘡病纏身日久加以生
蒼山藥熟地當歸服之至三更二便通利識人索食
矣越三月始見此書頗有千慮一得之喜
一少年素弱屢患喉痺幾瀕于危今歲元夕後疾又
作兼有外感狀余診之並驗舌審證曰此瘟疫傳表
而未入裏也但脉不應指宜達原飲加三陽經藥仍
續入參一錢助驅邪發表之力服此並喉痺亦可隨
之而消矣服後表證悉除喉愈腫痛察之則知七
易一方其家又潛減參五分晚易一方

又祇用參阻喉倍腫痛更危於昔屢刺之不潰余細
度之表已解無下證脉亦和便亦利此分明瘟毒結
于喉間氣弱不足以驅之耳與力言非參不可仍用
一錢迫令服之頃刻喉腫自潰膿血甚多臭惡逼人
此瘟毒之可驗者時十八日也不然縱俸而瘥又不
知延綿幾何日受無限痛苦矣能神速如是耶 石
門橋一庠生母年七十九正月初五日得病余二月
二十六申刻過其門生垂涕跪求言病勢危亟入室
診脉驗舌知瘟疫失下也幸脉上有神乃重用硝黃

見生有難色時之日令堂津液殆盡矣服此可保回
生耽遲大有可慮明早余停車前這候子報我佳音
且方內用熟地二兩熬汁煎藥正爲保護老人元陰
以助藥力也甫二鼓大泄二三次而安諸恙頓除
按二證一脈帶陽虛故用人參一脈帶陰虛故用地
黃如論瘟痧本症大忌溫補熟地黃誤用當可如邪
一傳異人參在所必禁慎之審之

任丘一室女弱證經年至春甚劇疾按連篇余診後
以按擲還伊父曰此瘟疫也何庸多按爲再驗舌色
及參瘟證中所應有者一七而遍身疹出 秋友人

一館僮水瀉已二十餘日譫語絕穀狼狽不堪診知
瘟疫舌胎芒刺可據竟用硝黃夜半大泄一次而愈
瀉亦頓止二日餘瘟復見于證更下之而痊 按二
證一雖久病見瘟則專治瘟一雖久瀉有毒則仍攻
毒倘一猶豫卽俱失之矣

五月初四日有患腹脹垂絕者兼足痿而喉嚨給二
方以姑試之初七日來求治云已回生矣及至而診
之脈忽現瘟象隨用檳榔大黃以解之清養數日復

理前證而起。近遇一患喘證者已二十餘年每秋
冬必大作殮具屢辦余與一七而減與再七而息甫
隔二日忽感瘟氣一宿而表裏盡傳治以三消飲加
減一七而安。按二症治本病時俱用參桂及至染
瘟只得掃除前見舍本治標但原方中有太苦寒者
酌改之或加本病所宜清涼之味以兼理之亦一變
通法也。

有新婦經過期不行嘔吐惡食家以爲娠因久痢有
寒熱喘嗽諸證來謀保胎之方診之曰脈無和緩活
動意何胎之有但覺滿指瘟氣耳卽令有胎解毒便
是安胎良法况初起惡寒手足俱冷舌胎宛然又奚
疑乎依方療之不日愈。一小兒發熱家疑爲痘余
曰手涼過掌非指稍冷又非中指獨冷且脈不滑數
耳熱眼乾皆無痘徵復看其舌白胎已滿用達原飲
四分之一諸病如失。按二病雖顯有可憑向非獲
此異書亦未必不向胎痘門類中模索矣婦人小兒
古稱難治每見專門婦科兒科者用藥多依樣葫蘆
否則又妄行剝削皆非所以全嫩弱之軀也。

數按之外尚多隨手奏効者無庸多錄然皆吳先生之仁術遺惠後人毫不敢貪爲己功也噫余于醫願學未能並不以懸壺爲業且日惟杜門性好避俗自得是書常以未得傳世爲憂今而後海內仁人君子見此編者轉相傳布功豈小補哉

今秋一婦染瘟醫以傷寒法治之後至張日閉口不省人事改用風藥而痰聲隨起余往視之棺殮悉備矣聞藥罈內尚煎人參一兩附子五錢余曰此非必死之證何苦以毒藥殺之然非放膽重用大黃不能

救姑與八錢蓋恐多川而遇阻之者反少活一命俟其立刻見効再進無難也乃翁欣然受方而阻之者衆竟至不起 同時一婦染瘟醫如前法治之亦至張目不語又用風藥而未服余曰外證雖同虛實迥異非人參不可衆皆默默而救人念切姑用滋陰藥一大貼以潤其燥其家進以少許繼聞其後日用硝黃不輟遂殂 按前一證欲用大黃者感瘟不遇經期且戴眼面赤手足熱便久閉身如泥塑真實證也後一證欲用人參者感瘟恰值經期之第三日血室

虛瘟乘而入况眼珠轉便不結面不甚赤身能反側尋衣理線不休真虛證也人言大黃易地而施則兩命俱活矣乃一死於實實一死于虛虛惜哉今人病至不起多委之于數余嘗曰數之一字非醫家所宜言使醫亦委之于數則軒岐聖人何事刺刺不休耶

一證者有生機而終致之死謂爲數中人或者近婦素虛損於八月初旬感瘟誤服補劑以致飲食絕晝夜嘔吐已一月餘余審其狀知內多積滯

三消承氣合酌與之嘔頓止二便通熟睡至曉飲食並甘余囑其米飲以小酒鍾進漸次徐加米粒又以黃龍湯製丸授之不意肥甘煎燻生冷恣意而啖其病屢復延至十月癱瘓不起腹腫如吹二便不通昏迷無知氣至垂絕余切脉審證其應下者仍在投承氣一貼便通少甦十數日後脉轉洪長但浮分不起此裏通而表不能達也投白虎一貼汗疹俱出四日後投舉斑一貼因骨瘦如柴大肉已脫三方內俱用熟地二三兩人參數錢更察其經多邪熱照原方少

爲變化三日後過診竟大半回生矣又囑其以熟地
人參爲丸頻頻進之因仍渴以小米粳米清飲二鍾
不時溫而與之但惜其危篤至此食物終不節制其
保全與否尚未可必耳噫如此人者幸而得生實藥
之功設有不虞非數之過錄此普勸養生者百凡珍
重幸自愛焉

偶齋云驗舌之法再四申明幾於舌敝唇穿其如時
流之不察何茲更不憚煩而再爲之辨證凡瘟疫症
其舌胎先白儼如敷粉邪淤到胃始見黃色當下失
下然後見黑其胎必厚或生芒刺或焦或硬審知熱
邪之淺深津液之枯潤對症施治無不應驗凡病舌
上皆有浮薄黃胎或如腐乳皮或沉香色蓋緣有病
之人飲食少進胃氣薰蒸舌必黃色終不似瘟疫症
先白後黃或中黃而傍仍白色或中黑而邊有黃胎
厚刺并脣其脉不沉不浮中按獨數也若但見舌上

黃色薄胎便指為疫症輒用承氣三消等湯下之傷人元氣輕則致重重則致死草菅人命充塞冥途予故諄諄奉勸凡欲業此者必須先讀仲景河間東垣丹溪諸家及王氏之證治準繩喻氏之醫門法律用工既久更得是書然後知傷寒瘟疫之異內傷外感之由無不得心應手近時業此道者並未留心諸家忽得是書亦不察脈辨症但見舌上黃胎不論是否輒用三消承氣等劑下之投藥不應以為按法施治而病不瘳反疑是書之有未盡也徒看是書不能知

是書之旨總由平日未得參考諸家之故耳今春予署中一手藝人患惡寒發熱身痛嘔惡延醫治之用枳朴山查等劑氣之味又以導赤柴胡等劑治之反劇又更一醫見其舌上黃色而身仍痛即用三消飲二劑病者日夜呻吟痛苦煩而不寐見胸前微有紅點便指發痧遂欲作痧疹治療適明者至而診視之乃感風寒所致與九味羌活湯一劑而外症悉解惟胸膈痞悶不思飲食乃從前外感未解誤用下藥及尅氣之劑故也如有人參用之即愈如無人參靜養

數日元氣復則思飲食矣果三五日之後即思飲食而愈又子孫年甫十四今春因冒風寒舌亦黃胎子與參蘇飲三數劑而愈其餘不可枚舉可見凡病皆有黃胎若不細為分別認症不明殺人如反掌予故於卷末詳書以示戒云爾

醒醫六書瘟疫論上卷目錄

原病

瘟疫初起

傳變不常

急證急步

表裏分傳

熱邪散漫

內壅不汗

下後脈浮

下後脈復沉

邪氣復聚

下後身反熱

下後脈反數

因證數攻

病愈結存

下膈

注意逐邪勿拘結糞

畜血

邪在胸膈

發斑戰汗合論

自汗

狂汗

數下內陰

用參宜忌有前利後害之不同

下後間服緩劑

下後反嘔

發黃

辨明傷寒時疫

戰汗

盜汗

發斑

解後宜養陰忌投灸術

下後反痞

奪液無汗

補瀉兼施

停藥

神虛謔語

老少異治

妄投補劑

大便

前後虛實

脈證各異

乘除

藥煩

虛煩似狂

氣不語

妄投藥論

乘除論

瘟疫論上卷

具區吳有性又可甫著

天都黃晟曉峯校刊

原病

病疫之由昔以爲非其時有其氣春應溫而反大寒夏應熱而反大涼秋應涼而反大熱冬應寒而反大溫得非時之氣長幼之病相似以爲疫余論則不然夫寒熱溫涼乃四時之常因風雨陰晴稍爲損益假令秋熱必多晴春寒因多雨較之亦天地之常事未

必多疫也。傷寒與中暑感天地之常氣，疫者感天地之厲氣。在歲運有多寡，在方隅有厚薄，在四時有盛衰。此氣之來，無論老少強弱，觸之者即病。邪自口鼻而入，則其所客，內不在藏府，外不在經絡，舍於夾脊之內，去表不遠，附近於胃，乃表裏之分界。是爲半表半裏，即緘經所謂橫連膜原是也。胃爲十二經之海，十二經皆都會於胃，故胃氣能敷布於十二經中，而榮養百骸。毫髮之間，彌所不貫。凡邪在經爲表，在胃爲裏。今邪在膜原者，正當經胃交關之所，故爲半表

半裏。其熱淫之氣，浮越於其經，即能顯某經之證。如浮越於太陽，則有頭項痛、腰痛如折，如浮越於陽明，則有日痛、眉稜骨痛、鼻乾，如浮越於少陽，則有脇痛、耳聾、寒熱嘔而口苦。大槩觀之，邪越太陽居多，陽明次之，少陽又其次也。邪之所著，有天受有傳染，所感雖殊，其病則一。凡人口鼻之氣，通乎天氣，本氣充滿，邪不易入。本氣適逢虧欠，呼吸之間，外邪因而乘之。昔有三人，冒霧早行，空腹者死，飲酒者病，飽食者不病。疫邪所著，又何異耶？若其年氣之來，厲不論強弱。

正氣稍衰者觸之卽病則又不拘于此矣其感之深者中而卽發感之淺者邪不勝正未能頓發或遇饑飽勞碌憂思氣怒正氣被傷邪氣始得張溢榮衛運行之機乃爲之阻吾身之陽氣因而屈曲故爲熱其始也格陽於內不及於表故先凜凜惡寒甚則四肢厥逆陽氣漸積鬱極而通則厥回而中外皆熱至是但熱而不惡寒者因其陽氣之通也此際應有汗或反無汗者存乎邪結之輕重也即使有汗乃肌表之汗若外感在經之邪一汗而解今邪在牛表半裏表

雖有汗徒損真氣邪氣深伏何能得解必俟其伏邪已潰表氣潛行於內乃作大戰精氣自內由膜原以達表振戰止而後熱此時表裏相通故大汗淋漓衣被濕透邪從汗解此名戰汗當卽脉靜身涼神清氣爽霍然而愈然有自汗而解者但出表爲順卽不藥亦自愈也伏邪未潰所有之汗止得衛氣暫通熱亦暫減逾時復熱午後潮熱者至是鬱甚陽氣與時消息也自後加熱而不惡寒者陽氣之積也其惡寒或微或甚因其人之陽氣盛衰也其發熱或短或長或

晝夜純熱或黎明稍減因其感邪之輕重也疫邪與瘧彷彿但瘧不傳胃惟疫乃傳胃始則皆先凜凜惡寒既而發熱又非若傷寒發熱而兼惡寒也至於伏邪動作方有變證其迹或從外解或從內陷從外解者順從內陷者逆更有表裏先後不同有先表而後裏者有先裏而後表者有但表而不裏者有但裏而不表者有表裏偏勝者有表裏分傳者有表而再表者有裏而再裏者從外解者或發斑或戰汗狂汗自汗盜汗從內陷者胸膈痞悶心下脹滿或腹中痛或燥結便秘或熱結旁流或協熱下利或嘔吐惡心諸語屬黃舌黑胎刺等證因證而知變因變而知治此言其大畧詳見脈證治法諸條

瘟疫初起

瘟疫初起先憎寒而後發熱日後但熱而無憎寒也初得之二三日其脈不浮不沉而數晝夜發熱日晡益甚頭疼身痛其時邪在夾脊之前腸胃之後雖有頭疼身痛此邪熱浮越於經不可認為傷寒表證輒用麻黃桂枝之類強發其汗此邪不在經汗之徒傷

表氣熱亦不減又不可下此邪不在裏下之徒傷胃氣其渴愈甚宜達原飲

達原飲

厚朴 一錢

草薢仁 五分

知母 一錢

芍藥 一錢

黃芩 一錢

甘草 五分

檳榔 二錢

右用水二鍾煎八分午後溫服

按檳榔能消能磨除伏邪為疎利之藥又除嶺南瘴氣厚朴破戾氣所結草薢辛烈氣雄除伏邪蟠踞三味協力直達其巢穴使邪氣潰敗速離膜原

是以為達原也

熱傷津液加知母以滋陰熱傷榮

氣加白芍以和血

與芩清燥熱之餘甘草為和中

之用以後四味不

過調和之劑如渴與飲非拔病

之藥也 凡疫邪

滲溢諸經當隨經引用以助升

泄如脇痛耳聾寒

熱嘔而口苦此邪熱溢於少陽

經也本方加柴胡

一錢如膏背項痛此邪熱溢

於太陽經也本方

加羌活一錢如目痛眉稜骨

痛眼眶痛鼻乾

不眠此邪熱溢於陽明經也本方

加乾葛一錢

證有遲速輕重不等藥有多寡緩

急之分務在臨時

執滯間有感之輕

無數脈其不傳裏

解如不能汗乃邪

不能通於內裏氣

加發散之藥便欲

慰蒸甚非法也然表

經三陽加法不必

上胎如積粉滿布

斟酌所定分兩大畧而已不可

者舌上白胎亦薄熱亦不甚而

者一二劑自解稍重者必從汗

氣滯結於膜原內外隔絕表氣

不能達於外不可強汗病家見

求汗誤用衣被壅器或將湯火

裏隔絕此時無遊溢之邪在

用宜照本方可也感之重者舌

無隙服湯後不從汗解而從內

陷者舌根先黃漸至中央邪漸入胃此又消飲證

若脈長洪而數大汗多渴此邪氣適離膜原欲表

未表此白虎湯證如古上純黃色兼見裏證為邪

已入胃此又承氣湯證也有兩三日即潰而離膜

原者有半月十數日不傳者有初得之四五日淹

淹攝攝五六日後陡然勢張者凡元氣勝者毒易

傳化元氣薄者邪不易化即不易傳設遇他病久

虧適又微疫能感不能化安望其傳不傳則邪不

去邪不去則病不瘳延纏日久愈沉愈伏多致不

起時師誤認怯證日進參芪愈壅愈固不死不休也

傳變不常

疫邪爲病有從戰汗而解者有從自汗盜汗狂汗而解者有無汗竟傳入胃者有自汗淋漓熱湯反甚終得戰汗方解者有胃氣壅鬱必用下乃得戰汗而解者有表以汗解裏有餘邪不因他故越三五日前證復發者有發黃因下而愈者有發黃因下而斑出者有竟從發斑而愈者有裏證急雖有斑非下不愈者

此則傳變不常亦疫之常變也有局外之變者男子適逢淫慾或向來下元空虛邪熱乘虛陷於下焦氣道不施以致小便閉塞小腹脹滿每至夜卽發熱與導赤散五苓五皮之類分毫不效得大承氣一服小便如注而愈者或裏有他病一隅之虧邪乘宿昔所損而傳者如失血崩帶經水適來適斷心痛疝氣痰火喘急凡此皆非常變大抵邪行如水惟注者受之傳變不常皆因人而使蓋因疫而發舊病治法無論某經某病但治其疫而舊病自愈

急證急攻

瘟疫發熱一二日舌上白胎如積粉早服達原飲一劑午前舌變黃色隨現胸膈滿痛大渴煩燥此伏邪卽潰邪毒傳胃也前方加大黃下之煩渴少減熱去六七午後復加煩躁發熱通舌變黑生刺鼻如烟煤此邪毒最重復瘀到胃急投大承氣湯傍晚大下至夜半熱退欠早鼻黑胎刺如失此一日之間而有三變數日之法一日行之因其毒甚傳變亦速用藥不得不紊設此證不服藥或投緩劑羈遲二三日必死設不死服藥亦無及矣嘗見瘟疫二三日卽斃者乃其類也

表裏分傳

瘟疫舌上白胎者邪在膜原也舌根漸黃至中央乃邪漸入胃設有二陽現證用達原飲三陽加法因有裏證復加大黃名三消飲三消者消內消外消不內不外也此治疫之全劑惟毒邪表裏分傳膜原尚有餘結者宜之

三消飲

檳榔

草薹

厚朴

白芍

甘草

知母

黃芩

大黃

葛根

羌活

柴胡

薑棗煎服

熱邪散漫

瘟疫脈長洪而數大渴復大汗通身發熱宜白虎湯

白虎湯

石膏 一兩

知母 五錢

甘草 一錢

粳米 一撮

加薑煎服

按白虎湯辛涼發散之劑清肅肌表氣分藥也蓋
毒邪已潰中結漸開邪氣方離膜原尚未出表然
內外之氣已通故多汗脈長洪而數白虎辛涼解
散服之或戰汗或自汗而解若瘟疫初起脈雖數
未至洪大其時邪氣蟠踞於膜原宜達原飲誤用
白虎既無被結之能但求清熱是猶揚湯止沸耳
若邪已入胃非承氣不愈誤用白虎既無逐邪之
能徒以剛悍而伐胃氣反抑邪毒致脈不行因而

細小又認陽證得陰脈妄言不治醫見脈微欲絕
益不敢議下日惟雜進寒涼以爲穩當愈投愈危
至死無悔當此急投承氣緩緩下之六脈自復

內壅不汗

邪發於半表半裏一定之法也至於傳變或出表或
入裏或表裏分傳醫見有表復有裏乃引經論先解
其表乃攻其裏此大謬也嘗見大劑麻黃連進一毫
無汗轉見煩躁者何耶蓋發汗之理自內由中以達
表今裏氣結滯陽氣不能敷布於外卽四肢未免厥
逆又安能氣液蒸蒸以達表譬如縛足之鳥乃欲飛
升其可得乎蓋鳥之將飛其身必伏先縱足而後揚
翅方得升舉此與戰汗之義同又如水注閉其後竅
則前竅不能涓滴與發汗之義同凡見表裏分傳之
證務宜承氣先通其裏裏氣一通不待發散多有自
能汗解

下後脈浮

裏證下後脈浮而微數身微熱神氣或不爽此邪熱
浮於肌表裏無壅滯也雖無汗宜白虎湯邪從汗解

若大下後或數下後脈空浮而數按之豁然如無
宜白虎湯加人參覆盃則汗解 下後脈浮而數原
當汗解遷延五六日脈證不改仍不得汗者以其人
或自利經久或素有他病先虧或本病日久下遲或
反覆數下以致週身血液枯涸故不得汗白虎辛涼
除肌表散漫之熱邪加人參以助週身之血液於是
經絡潤澤元氣鼓舞腠理開發故得汗解

下後脈復沉

裏證脈沉而數下後脈浮者當得汗解今不得汗後
二三日脈復沉者膜原餘邪復瘀到胃也宜更下之
更下後脈再浮者仍當汗解宜白虎湯

邪氣復聚

裏證下後脈不浮煩渴減身熱退越四五日復發熱
者此非關飲食勞復乃膜原尚有餘邪隱匿因而復
發此必然之理不知者每每歸咎於病人誤也宜再
下之即愈但當少與慎勿過劑以邪氣微也

下後身反熱

應下之證下後當脈靜身涼今反發熱者此內結開

正氣通鬱陽暴伸也卽如爐中伏火撥開雖焰不久
自息此與下後脉反數義同 若瘟疫發膜原當日
漸加熱胃尚無邪誤用承氣更加發熱實非承氣使
然乃邪氣方張分內之熱也但嫌下早之誤徒傷胃
氣耳曰後傳胃再當下之又有藥煩者與此懸絕詳
載本條

下後脉反數

應下失下口燥舌乾而渴身反熱減四肢時厥欲得
近火壅被此陽氣伏也旣下厥回去爐滅被脉大而
加數舌上生津不思水飲此裏邪去鬱陽暴伸也宜
柴胡清燥湯去花粉知母加葛根隨其性而升泄之
此證類近白虎但熱渴旣除又非白虎所宜也

因證數攻

瘟疫下後二三日或一二日舌上復生胎刺邪未盡
也再下之胎刺雖未去已無鋒芒而軟然熱渴未除
更下之熱渴減胎刺脫日後更復熱又生胎刺更宜
下之余里周因之者患疫月餘胎刺凡三換計服大
黃二十兩始得熱不復作其餘脉證方退所以凡下

不以數計有是證則投是藥醫家見理不透經歷未
到中道生疑徃徃遇此證反致擔闕但其中有間日
一下者有應連下三四日者有應連下二日間一日
者其間寬緩之施有應用柴胡清燥湯者有應用犀
角地黃湯者至投承氣某日應多與某日應少與如
其不能得法亦足以悞事此非可以言傳貴乎臨時
斟酌

朱海疇正年四十五歲患疫得下症四肢不舉身臥
如壘目閉口張舌上胎刺問其所苦不能答因問其

予兩劑所服何藥云進承氣湯三劑每劑投大黃
兩餘不効更無他策惟待日而已但不忍坐視更祈
一診余診得脉尚有神下證悉具藥淺病深也先投
大黃一兩五錢目有時而少動再投舌刺無芒口漸
開能言三劑舌胎少去神思稍爽四日服柴胡清燥
湯五日復生芒刺煩熱又加再下之七日又投承氣
養榮湯熱少退八日仍用大承氣肢體自能少動計
半月共服大黃十二兩而愈又數日始進糜粥調理
兩月平復凡治千人所遇此等不過二三人而已姑

存案以備參酌

病愈結存

瘟疫下後脉證俱平腹中有塊按之則痛自覺有所阻而膨悶或時有升降之氣往來不利常作蛙聲此邪氣已盡其宿結尚未除也此不可攻攻之徒損元氣氣虛益不能傳送終無補於治結須飲食漸進胃氣稍復津液流通自能潤下也嘗遇病愈後食粥累月結塊方下堅黑如石

下隔

瘟疫愈後脉證俱平大便二三日不行時時作嘔飲食不進雖少與湯水嘔吐愈加此爲下隔蓋下既不通必返於上設誤認番胃乃與牛黃狗寶及誤作寒氣與藿香丁香二陳之類悞也宜調胃承氣熱服頓下宿結及溏糞粘膠惡物臭不可當者嘔吐立止所謂欲求南風須開北牖是也嘔止慎勿驟補若少與參芪則下焦復閉嘔吐仍作也此與病愈結存彷彿彼則妙在往來蛙聲一證故不嘔而能食可見毫釐之差遂有千里之異按二者大便俱閉脉靜身涼一

安一危者在乎氣通氣塞之間而已矣

注意逐邪勿拘結糞

瘟疫可下者約三十餘證不必悉具但見舌黃心腹痞滿便於達原飲加大黃下之設邪在膜原者已有行動之機欲離未離之際得大黃促之而下實為開門祛賊之法即使未愈邪亦不能久羈二三日後餘邪入胃仍用小承氣微其餘毒大凡客邪貴乎早逐乘人氣血未亂肌肉未消津液未耗病人不至危殆投劑不至掣肘愈後亦易平復欲為萬全之策者不

過知邪之所在早拔去病根為要耳但要諒人之虛實度邪之輕重察病之緩急而邪氣離膜原之多寡然後藥不空投投藥無不道不及之弊是以仲景自大柴胡以下立三承氣多與少與自有輕重之殊勿拘於下不厭遲之說應下之証見下無結糞以為下之早或以為不應下之證誤投下藥殊不知承氣本為逐邪而設非專為結糞而設也必俟其糞結血液為熱所搏變證迭起是猶養虎遺患醫之咎也况多有溏糞失下但蒸作極臭如敗醬或如藕泥臨死

不結者但得穢惡一去邪毒從此而消脈證從此而退豈徒孜孜糞結而後行哉假如經枯血燥之人或老人血液衰少多生燥結或病後血氣未復亦多燥結在經所謂不更衣十日無所苦有何妨害是知燥結不致損人邪毒之爲殞命也要知因邪致熱熱致燥燥致結非燥結而致邪熱也但有病久失下燥結爲之壅閉瘀邪鬱熱益難得泄結糞一行氣通而邪熱乃泄此又前後之不同總之邪爲本熱爲標結糞又其標也能早去其邪安患燥結耶

假令滯下本無結糞初起質實頻數窘急者宜芍藥湯加大黃下之此豈亦因結糞而然耶乃爲逐邪而設也或曰得毋爲積滯而設與余曰非也邪氣客於下焦氣血壅滯鬱而爲積若去積以爲治已成之積方去未成之積復生須用大黃逐去其邪是乃斷其生積之源榮衛流通其積不治而自愈矣更有虛痢又非此論

或問脈證相同其糞有結有不結何也曰原其人病至大便當卽不行續得蘊熱益難得出蒸而爲結也

一者其人平素大便不實雖胃家熱甚但蒸作極臭狀如粘膠至死不結應下之證設引經論初硬後必澹不可攻之句誠為千古之弊

大承氣湯

大黃 五錢

厚朴 一錢

枳實 一錢

芒硝 三錢

水薑煎服弱人減半邪微者各復減半

小承氣湯

五錢

厚朴 一錢

枳實 一錢

水薑煎服

調胃承氣湯

大黃 五錢

芒硝 二錢五分

甘草 一錢

水薑煎服

按三承氣湯功用彷彿熱邪傳裏但上焦痞滿者宜小承氣湯中有堅結者加芒硝裏堅而潤燥病久失下雖無結糞然多粘膩結臭惡物得芒硝則大黃有蕩滌之能設無痞滿惟存宿結而有瘀熱者調胃承氣宜之三承氣功效俱在大黃餘皆治

標之品也不耐藥湯者或嘔或畏當爲細末蜜丸湯下

畜血

大小便畜血便血不論傷寒時疫盡因失下邪熱久羈無由以泄血爲熱搏留於經絡敗爲紫血溢於腸胃腐爲黑血便色如漆大便反易者雖結糞得瘀而潤下結糞雖行真元已敗多至危殆其有喜笑如狂者此胃熱波及於血分血乃心之屬血中留火延蔓心家其具有是證矣仍從胃治

發黃一證胃實失下表裏壅閉鬱而爲黃熱更不泄搏血爲瘀凡熱經氣不鬱不致發黃熱不于血分不致畜血同受其邪故發黃而兼畜血非畜血而致發黃也但畜血一行熱隨血泄黃因隨滅嘗見發黃者原無瘀血有瘀血者原不發黃所以發黃當咎在經鬱熱若專治瘀血誤也胃移熱於下焦氣分小便不利熱結膀胱也移熱於下焦血分膀胱畜血也小腹硬滿疑其小便不利今小便自利者責之畜血也小便不利亦有畜血者非小便自利便爲畜血也

胃實失下至夜發熱者熱留血分更加失下必致瘀
血 初則晝夜發熱日晡益甚既投承氣晝日熱減
至夜獨熱者瘀血未行也宜桃仁承氣湯服湯後熱
除為愈或熱時前後縮短再服再短畜血盡而熱亦
盡大勢已去亡血過多餘焰尚存者宜犀角地黄湯
調之 至夜發熱亦 痺癰有熱入血室皆非畜血
並未可下宜審

桃仁承氣湯方

大黃

芒硝

桃仁

當歸

芍藥

丹皮

照常煎服

犀角地黄湯方

生地黃 一兩

白芍 三錢

丹皮 二錢

犀角 二錢 鎊碎

右先將地黄溫水潤透銅刀切作片石臼內搗爛
再加水調糊絞汁聽用其滓入藥同煎藥成去滓
入煎汁合服

按傷寒太陽病不解從經傳府熱結膀胱其人如

狂血白下者愈血結不行者宜抵當湯今瘟疫初無表證而惟胃實故腸胃畜血多膀胱畜血少然抵當湯行瘀逐畜之最者無分前後二便並可取用然畜血結甚者在桃仁力所不及宜抵當湯蓋非大毒猛厲之劑不足以抵當故名之然抵當證所遇亦少存此以備萬一之用

抵當湯方

大黃

五錢

蟅虫

二十枚炙乾研碎

桃仁

五錢研如泥

水蛭

炙乾為末五分

照常煎服

發黃疸是府病非經病也

列本徐本並作發黃二字無疸字

疫邪傳裏遺熱下焦小便不利邪無輸泄經氣鬱滯

其傳為疸身日如金者宜茵陳湯

茵陳

一錢

山梔

二錢

水薑煎服

按茵陳為治疸退黃之專藥今以病症較之黃因小便不利故用山梔除小腸屈曲之火瘀熱既除小便自利當以發黃為標小便不利為本及論小

前題十字列本在此句上為本條文徐本同但無發黃二字並語皆不亮除去覺簡淨

便不利病原不在膀胱乃係胃家移熱又當以小
便不利爲標胃實爲本是以大黃爲專功山梔次
之茵陳又其次也設去大黃而服山梔茵陳是忘
本治標鮮有效矣或用茵陳五苓不惟不能退黃
小便間亦難利

舊論發黃有從濕熱有從陰寒者是亦妄生枝節
學者未免有多岐之惑矣夫傷寒時疫旣以傳裏
皆熱病也燠萬物者莫過於火是知大熱之際燥
必隨之又何暇生寒生濕辟若冰炭豈容並處耶
旣無其證焉有其方智者所不信、古方有三承
氣證便於三承氣加茵陳山梔當隨證施治方爲
盡善

邪在胸膈

瘟疫胸膈滿悶心煩喜嘔欲吐不吐雖吐而不得大
吐腹不滿欲飲不能飲欲食不能食此疫邪留於胸
膈宜瓜蒂散吐之

瓜蒂散

甜瓜蒂 一錢

赤小豆 二錢研碎

邪在胸膈

生山梔仁二錢

右用水二鍾煎一鍾後入赤豆煎至八分先服四分一時後不吐再服盡吐之未盡煩滿尚存者再煎服如無瓜蒂以淡豆豉二錢代用

辨明傷寒時疫

或曰子言傷寒與時疫有霄壤之隔今用三承氣及桃仁承氣抵當茵陳諸湯皆傷寒方也既用其方必同其症子何言之異也曰夫傷寒必有感冒之因或單衣風露或強力入水或臨風脫衣或當簷出浴當

覺肌肉粟起既而四肢拘急惡風惡寒然後頭疼身痛發熱惡寒脉浮而數脉緊無汗為傷寒脉緩有汗為傷風若時疫初起原無感冒之因忽覺凜凜以後但熱而不惡寒然亦有所觸因而發者或饑飽勞碌或焦思氣鬱皆能觸動其邪是促其發也不因所觸無故自發者居多促而發者十中之一二耳且傷寒投劑一汗而解時疫發散雖汗不解傷寒不傳染於人時疫能傳染於人傷寒之邪自毫竅而入時疫之邪自口鼻而入傷寒感而即發時疫感久而後發傷

寒汗解在前時疫汗解在後傷寒投劑可使立汗時
疫汗解俟其內潰汗出自然不可以期傷寒解以發
汗時疫解以戰汗傷寒發斑則病篤時疫發斑則病
衰傷寒感邪在經以經傳經時疫感邪在內內溢於
經經不自傳傷寒感發甚暴時疫多有淹纏二三日
或漸加重或淹纏五六日忽然加重傷寒初起以發
表為先時疫初起以疎利為主種種不同其所同者
傷寒時疫皆能傳胃至是同歸於一散用承氣湯輩
導邪而出要之傷寒時疫始異而終同也 夫傷寒

之邪自肌表一逕傳裏如浮雲之過太虛原無根蒂
惟其傳法始終有進而無退故下後皆能脫然而愈
若時疫之邪始則匿於膜原根深蒂固發時與榮衛
交併客邪經由之處榮衛未有不被其所傷者因其
傷故名曰 不潰則不能傳不傳邪不能出邪不
出而疾不瘳然時疫下後多有未能頓解者何耶蓋
疫邪每有表裏分傳者因有一半向外傳則邪留於
肌肉一半向內傳則邪留於胃家邪留於胃故裏氣
結滯裏氣結表氣因而不通於是肌肉之邪不能即

達於肌表下後裏氣一通表氣亦順向者鬱於肌肉
之邪方能盡發於肌表或斑或汗然後脫然而愈傷
寒下後無有此法雖曰終同及細較之而終又有不
同者 或曰傷寒感天地之正氣時疫感天地之戾
氣氣既不同俱用承氣又何藥之相同也曰風寒疫
邪與吾身之真氣勢不兩立一有所著氣壅火積氣
也火也邪也三者混一與之俱化失其本然之面目
至是均謂之邪矣但以驅逐爲功何論邪之同異也
假如初得傷寒爲陰邪主閉藏而無汗傷風爲陽邪
三開發而多汗始有桂枝麻黃之分原其感而未化
也傳至少陽並用柴胡傳至胃家並用承氣至是亦
無復有風寒之分矣推而廣之是知疫邪傳胃治法
無異也

發斑戰汗合論

凡疫邪留於氣分解以戰汗留於血分解以發斑氣
屬陽而輕清血屬陰而重濁是以邪在氣分則易疎
透邪在血分恒多膠滯故陽主速而陰主遲所以從
戰汗者可使頓解從發斑者當圖漸愈

戰汗

疫邪先傳表後傳裏忽得戰汗經氣輸泄當即脉靜身涼煩渴頓除三五日後陽氣漸積不待飲食勞碌或有反復者蓋表邪已解裏邪未去纔覺發熱下之即解 疫邪表裏分傳裏氣壅閉非汗下不可汗下之未盡日後復熱當復下復汗 瘟疫下後煩渴減腹滿去或思食而知味裏氣和也身熱未除脉近浮此邪氣拂鬱於經表未解也當得汗解如未得汗以柴胡清燥湯和之復不得汗者從漸解也不旬時

其汗 應下失下氣消血耗既下欲作戰汗但戰而不汗者危以中氣虧微但能降陷不能升發也次日當期復戰厥回汗出者生厥不回汗不出者死以正氣脫不勝其邪也 戰而厥回無汗者真陽尚在表氣枯涸也可使漸愈凡戰而不復忽痊者必死痊者身如尸牙關緊目上視 凡戰不可擾動但可溫覆擾動則戰而中止次日當期復戰 戰汗後復下後越二三日反復痛不止者欲作滯下也無論已見積未見積宜芍藥湯

芍藥湯方

白芍藥 一錢
當歸 一錢
檳榔 二錢

厚朴 一錢
甘草 七分

水薑煎服裏急後重加大黃三錢紅積倍芍藥白積倍檳榔煎服

白汗

白汗者不因發散自然汗出也伏邪中潰氣通得汗邪欲去也若脉長洪而數身熱大渴宜白虎湯得戰汗方解若裏證下後續得自汗雖二三日不止甚與

四五日不止身微熱熱甚則汗甚熱微汗亦微此屬實乃表有留邪也邪盡汗止汗不止者宜柴胡湯以佐之表解則汗止設有三陽經證當用三陽隨經加減法與協熱下利投承氣同義表裏雖殊其理則一若誤認為表虛自汗輒用黃芪實表及止汗之劑則誤矣有裏證時當盛暑多作自汗宜下之白虎證自汗詳見前若面無神色唇口刮白表裏無陽證喜熱飲稍冷則畏脉微欲絕忽得自汗淡而無味者為虛脫夜發則晝死晝發則夜亡急當峻補補不及者死

大病愈後數日每飲食及驚動卽汗此表裏虛怯宜
人參養榮湯倍黃芪

盜汗

裏證下後續得盜汗者表有微邪也若邪甚竟作自
汗伏邪中潰則作戰汗矣凡人日張則衛氣行於陽
日曠則衛氣行於陰行陽謂升發於表行陰謂斂降
於內行於陰不能衛護其表毫竅空疎微邪乘間而
出邪盡而盜汗自止設不止者宜柴胡湯以佐之
將疫愈後脉靜身涼數日後反得盜汗及自汗者此

屬表虛宜黃芪湯柴胡湯

柴胡湯

柴胡 三錢

黃芩 一錢

陳皮 一錢

甘草 一錢

生薑 一錢

大棗 二枚

古方用人參半夏今表實故不用人參無嘔吐下
加半夏

黃芪湯

黃芪 三錢

五味子 五分

學歸 一錢

白朮 一錢

甘草 五分

照常煎服如干未止加麻黃淨根一錢五分無有
不止者然屬實者常多屬虛者常少邪氣盛為實
正氣奪為虛虛實之分在乎有熱無熱有熱為實
無熱為虛若顛倒誤用未免實實虛虛之誤臨證
當慎

狂汗

狂汗者伏邪中潰欲作汗解因其人稟賦充盛陽氣
冲擊不能頓開故忽然坐臥不安且狂且躁少頃大
汗淋漓狂躁頓止脉靜身霍然而愈

發斑

邪留血分裏氣壅閉非下不能發斑斑出為毒邪外
解下後斑漸出更不可大下設有下證少與承氣緩
緩下之若復大下中氣不振斑毒內陷則危宜托裏
舉斑托裏舉斑湯

白芍藥

當歸各一錢

升麻五分

白芷七分

柴胡七分

川山甲

一錢炙黃
為粗末

水薑煎服下後斑漸出復大下斑毒復隱反加循
衣模糊撮空理線脉漸微者危本方加人參一錢

補不及者死若未下而先發斑者設有下證少與
水氣須從緩下

數下凶陰

下證以邪未盡不得已而數下之間有兩目如澁舌
反枯乾津不到咽唇口燥裂緣其所稟陽臟素多
火而陰虧今重下津液宜清燥養榮湯設熱渴未除
裏證仍在宜承氣養榮湯

解後宜養陰忌投參朮

大疫乃熱病也邪氣內鬱陽氣不得宣布積陽爲火
陰血每爲熱搏暴解之後餘燼尚在陰血未復大忌
參芪白朮得之反助其壅鬱餘邪留伏不惟目下淹
纏日後變生異證或周身痛痺或四肢攣急或流火
結痰或遍身瘡瘍或兩腿鑽痛或勞嗽湧痰或氣毒
流注或痰核穿滿皆驟補之爲害也凡有陰枯血燥
者宜清燥養榮湯若素多痰及少年平時肥盛者投
之恐有泥膈之弊亦宜斟酌大抵時疫愈後調理之
劑投之不當莫如靜養節飲食爲第一

清燥養榮湯

解後宜養陰忌投參朮

知母

天花粉

當歸身

白芍

地黃汁

陳皮

甘草

加燈心煎服表有餘熱宜柴胡養榮湯

柴胡養榮湯

柴胡

黃芩

陳皮

甘草

當歸

白芍

生地

知母

天花粉

薑棗煎服裏證未盡宜承氣養榮湯

承氣養榮湯

知母

當歸

芍藥

生地

大黃

枳實

厚朴

水薑煎服痰涎湧甚胸膈不清者宜瓜貝養榮湯

瓜貝養榮湯

知母

花粉

貝母

瓜婁實

橘紅

白芍

當歸

紫蘇子

水薑煎服

用參宜忌有前利後害之不同

凡人參所忌者裏證耳邪在表及半表半裏者投之

川參宜忌有前利後害之不同

不妨表有客邪者古方如參蘇飲小柴胡湯敗毒散是也半表半裏者如久瘧扶虛用補中益氣不但無礙而且得効即使暴瘧邪氣正盛投之不當亦不至脹爲無裏證也夫裏證者不特傷寒瘟疫傳胃至如雜證氣鬱血鬱火鬱濕鬱痰鬱食鬱之類皆爲裏證投之卽脹者蓋以實填實也

今瘟疫下後適有暫時之通卽投人參因而不脹醫者病者以爲用參之後雖不見佳處然不爲禍便爲是福乃恣意投之不知胃家喜通惡塞下後雖通餘邪尙在再四服之則助邪填實前證復起禍害隨至矣間有失下以致氣血虛耗者有因邪盛數下及大下而挾虛者遂投人參當覺精神爽慧醫者病者皆以爲得意明後日再三投之卽加變證蓋方下之後乘其胃家空濶虛則沾其補而未見害弗思餘邪未盡恣意投之則漸加壅閉邪火復熾愈投而變證愈增矣良由下後邪緩虛急是以補正之効顯而助邪之害隱也前後利害之不同者有如此

下後間服緩劑

下後間服緩劑

三

下後或數下膜原尚有餘結未盡傳胃邪熱與衛氣相併故熱不能頓除當寬緩兩日俟餘邪聚胃再下之宜柴胡清燥湯緩劑調理

柴胡清燥湯

柴胡

黃芩

陳皮

甘草

花粉

知母

薑棗煎服

下後反痞

疫邪留於心胸令人痞滿下之痞應去今反痞者虛

也以其人或因病先虧或因新產後氣血兩虛或稟賦嬌怯因下益虛失其健運邪氣留止故令痞滿今愈下而痞愈甚若更用行氣破氣之劑轉成壞證

宜參附養榮湯

參附養榮湯

當歸 一錢

白芍 一錢

生地 三錢

人參 一錢

附子 炮七分

乾薑 炒一錢

照常煎服果如前証一服痞當如失倘有下證下後脈實痞未除者再下之此有虛實之分一者有

下證下後痞即減者為實一者表雖微熱脉不甚數口不渴下後痞反甚者為虛若潮熱口渴脉數而痞者投之禍不旋踵

下後反嘔

疫邪留於心胸胃口熱甚皆令嘔不止下之嘔當去今反嘔者此屬胃氣虛寒少進粥飲便欲吞酸者宜半夏藿香湯一服嘔立止穀食漸加

半夏藿香湯

半夏 一錢五分

真藿香 一錢

乾薑 炒一錢

白茯苓 一錢

廣陳皮 一錢

白朮 炒一錢

甘草 五分

水薑煎服有前後一證首尾兩變者有患疫時心下脹滿口渴發熱而嘔此應下之證也下之諸證減去六七嘔亦減半再下之脹除熱退渴止向則數日不眠今則少寐嘔獨轉甚此疫毒去而諸證除胃續寒而嘔甚與半夏藿香湯一劑而嘔即止

奪液無汗

瘟疫下後凡沉下證未除再下之下後脉浮者法當

奪液無汗

汗解三五日不得汗者其人預亡津液也。時疫得下證日久失下日逐下利純臭水晝夜十數行乃致口燥唇乾舌裂如斷醫者誤按仲景協熱下利法因與葛根黃連黃芩湯服之轉劇邀予診視乃熱結傍流急與大承氣一服去宿糞甚多色如敗醬狀如粘膠臭惡異常是晚利頓止次日服清燥湯一劑脈尚沉再下之脈始浮下證減去肌表僅存微熱此應汗解雖不得汗然裏邪先盡中氣和平所以飲食半月後忽作戰汗表邪方解蓋因下利日久表燥之極飲食半月津液漸回方可得汗所謂積流而渠自通也可見脈浮身熱非汗不解血燥津枯非液不汗昔人以奪血無汗汗奪液無汗血液雖殊枯燥則一也

補瀉兼施

證本應下耽閣失治或為緩藥羈遲火毒壅閉耗氣搏血精神迨盡邪火獨存以致循衣摸牀撮空理線筋惕肉瞤支體支體以目中不了了皆緣應下失下之咎邪熱一毫未降元神將脫補之則邪毒愈甚攻之

補瀉兼施

則幾微之氣不勝其攻攻不可補不可補瀉不及兩
無生理不得已勉用陶氏黃龍湯此證下死不下
亦死與其坐以待斃莫如含藥而亾或有甦生於萬

黃龍湯方

大黃

厚朴

枳實

芩朮

人參

地黃

當歸

照常煎服

按前證實為庸醫耽閣及今投劑補瀉不及然大

虛不補虛何由以回大實不瀉邪何由以去勉用

生地以回虛承氣以逐實此補瀉兼施之法也或

遇此證純用承氣下證稍減神思稍甦續得支體

振戰怔忡驚悸心內如人將捕之狀四肢反厥眩

暈鬱冒項背強直併前循衣摸床撮空等證此皆

大虛之候將危之證也急用人參養榮湯虛候少

退速可屏去益傷寒瘟疫俱係客邪為火熱燥證

人參固為益元氣之神品偏於益陽有助火固邪

之弊當此又非良品也不得已而用之

人參養榮湯

人參

麥門冬

遼五味

地黃

當歸

白芍藥

知母

陳皮

甘草

照常煎服

如人方肉食而病適來以致停積在胃用大小承氣連下惟是臭水稀糞而已於承氣湯中但加人參一味服之雖三四十日所停之完穀及完肉於是方下蓋承氣籍人參之力鼓舞胃氣宿物始動

也

藥煩

應下失下真氣虧微及投承氣下咽少頃額上汗出髮根燥痒邪火上炎手足厥冷甚則振戰心煩坐臥不安如狂之狀此中氣素虧不能勝藥名為藥煩凡遇此證急投薑湯即已藥中多加生薑煎服則無此狀矣更宜勻兩次服以防嘔吐不納三次服亦不妨

停藥

服承氣腹中不行或次日方行或半日仍吐原藥此

因病久失下中氣大虧不能運藥名爲停藥乃天元
幾絕大凶之兆也宜生薑以和藥性或加人參以助
胃氣更有邪實病重劑輕亦令不行當審

虛煩似狂

時疫坐臥不安手足不定臥未穩則起坐纔著坐卽
亂走纔抽身又欲臥無有寧刻或循衣摸牀撮空撚
指師至纔診脉將手縮去六脉不甚顯尺脉不至此
平時斲喪根源虧損因不勝其邪元氣不能主持故
煩躁不寧固非狂證其危有甚于狂也法當大補然

有急下者或下後厥回尺脉至煩躁少減此則以
少退正氣暫復爲陽少但也不二時邪氣復聚前
復起勿以前下得効今再下之下之速死急宜峻
補不及者死此證表裏無大熱下證不備者厥幾
在解如城郭空虛雖有寇而能直入戰不可守
其危可知

神虛證語

應下稽遲血竭氣耗內熱煩渴證語者下後
下之渴熱並減下證悉去五六日後證語不

可以為實此邪氣去元神未復宜清燥養榮湯
砂一錢鄭聲謔語態度無二但有虛實之分
立名色

奪氣不語

時疫下後氣血俱虛神思不清皆由裏虛
寐似寤非寤呼之不應此正氣奪與其非
如靜守虛回而神思自清語言漸朗若攻之
數四肢漸厥此虛虛之禍危在旦夕凡見此証
熱大熱者宜人參養榮湯補之能食者自然

前証自除設不食者正氣愈奪虛證轉加法當

老少異治

三春旱草得雨即榮殘臘枯枝雖灌弗澤凡年高之
人最忌剝削設投承氣以一當十設用參朮十不獲
一蓋老年榮衛枯澁幾微之元氣易耗而難復也
比少年氣血生機甚捷其勢淳然但得邪氣一除
氣隨復所以老年慎瀉少年慎補何況誤用耶萬
年高稟厚年少賦薄者又當從權勿以常論

妄投破氣藥論

瘟疫心下脹滿邪在裏也若純用青皮枳實檳榔
 香燥破氣之品冀其寬脹此大謬也不知內壅氣
 原有上客之分假令根於七情鬱怒肝氣上升飲
 過度胃氣填實本無外來邪毒客氣相干止不過
 身之氣壅滯投木香砂仁豆蔻枳殼之類上升者
 降氣閉者即通無不立効今疫毒之氣傳於胸胃
 致升降之氣不利因而脹滿實為客邪累及本氣
 得客氣一除本氣自然升降脹滿立消若專射破
 之劑但氣破正氣毒邪何自而泄脹滿何由而消

法非用小承氣弗愈既而腸胃燥結下既不通中氣
 鬱滯上焦之氣不能下降因而充積即膜原或有未
 盡之邪亦無前進之路於是表裏上中下三焦皆阻
 故為痞滿燥實之證得大承氣一行所謂一竅通諸
 竅皆通大關通而百關盡通也向則鬱於腸胃之邪
 由此而下腸胃既舒在膜原設有所傳不盡之餘邪
 方能到胃乘勢而下也譬若河道阻塞前舟既行餘
 舟連尾而下矣至是邪結並去脹滿頓除皆藉大黃
 之力大黃本非破氣藥以其潤而最降故能逐邪拔

毒破結導滯加以枳朴者不無佐使云爾若純用破
氣之品津液愈耗熱結愈固滯氣無門而出疫毒無
路而泄乃望其寬胸利膈惑之甚矣

妄投補劑論

有邪不除淹纏日久必至疰羸庸醫望之輒用補劑
殊不知無邪不病邪去而正氣得通何患乎虛之不
復也今投補劑邪氣益固正氣日鬱轉鬱轉熱轉熱
轉瘦轉瘦轉補轉補轉鬱循環不已乃至骨立而斃
猶言服參幾許補之不及天數也病家止誤一人醫
者終身不悟不知殺人無算

妄投寒涼藥論

疫邪結於膜原與衛氣併因而晝夜發熱五更稍減
日晡益甚此與痺瘧相類痺瘧熱短過時如失明日
至期復熱今瘟疫熱長十二時中首尾相接寅卯之
間乃其熱之首尾也卽二時餘焰不清似乎日夜發
熱且其時也邪結膜原氣併爲熱胃本無病誤用寒
涼妄伐生氣此其誤者一及邪傳胃煩渴口燥舌乾
胎刺氣噴如火心腹痞滿午後潮熱此應下之證若

用大劑芩連梔柏專務清熱竟不知熱不能自成其熱皆由邪在胃家阻礙正氣鬱而不通火亦留止積火成熱但知火與熱不知因邪而爲火熱智者必投承氣逐去其邪氣行火泄而熱自已若槩用寒涼何異揚湯止沸每見今醫好用黃連解毒湯黃連瀉心湯蓋本素問熱淫所勝治以寒涼以爲聖人之言必不我欺况熱病用寒藥最是捷徑又何疑乎每遇熱甚反指大黃能泄而損元氣黃連清熱且不傷元氣更無下泄之患且得病家無有疑慮守此以爲良法

由是凡遇熱證大劑與之二三錢不已增至四五錢熱又不已晝夜連進其病轉劇至此技窮力竭反謂事理當然又見有等日久腹皮貼背乃調胃承氣証也况無痞滿益不敢議承氣唯類聚寒涼專務清熱又思寒涼之最者莫如黃連因而再倍之日近危篤有邪不除耽誤至死猶言服黃連至幾兩熱不能清非藥之不到或言不治之証或言病者之數也他日凡遇此證每每如是雖父母妻子不過以此法毒之蓋不知黃連苦而性滯寒而氣燥與大黃均爲寒藥

大黃走而不守黃連守而不走一燥一潤一通一塞
相去甚遠且疫邪首尾以通行爲治若用黃連反招
閉塞之害邪毒何由以泄病根何由以拔旣不知病
原烏能以愈疾耶

問曰間有進黃連而得効者何也曰其人正氣素勝
又因所受之邪本微此不藥自愈之證醫者悞投溫
補轉補轉鬱轉鬱轉熱此以三分客熱轉加七分本
熱也客熱者因客邪所鬱正分之熱也此非黃連可
愈本熱者因誤投溫補正氣轉鬱反致熱極故續加

煩渴不眠譫語等證此非正分之熱乃庸醫添造分
外之熱也因投黃連於是煩渴不眠譫語等證頓去
要之黃連但可清去七分無邪本熱又因熱減而正
氣卽回所存三分有邪客熱氣行卽已醫者不解遂
以爲黃連得効他日藉此槩治客熱則無効矣又以
昔効而今不効疑其病原本重非藥之不到也執迷
不悟所害更不可勝計矣

問曰間有未經溫補之誤進黃連而疾愈者何也曰
凡元氣勝病爲易治病勝元氣爲難治元氣勝病者

雖誤治未必皆死病勝元氣者稍誤未有不死者此
因其人元氣素勝所感之邪本微是以正氣有餘足
以勝病也雖少與黃連不能抑鬱正氣此爲小逆以
正氣猶勝而疾幸愈也醫者不解竊自邀功他日設
遇邪氣勝者非導邪不能瘳其疾誤投黃連反招閉
塞之害未有不危者

大便

結熱傷流協熱下利大便秘結大腸膠閉總之邪在
裡其語不同者在乎通塞之間耳

協熱下利者其人大便素不調邪氣忽乘於胃便作
煩渴一如平時泄瀉稀糞而色不敗其色但焦黃而
已此伏邪傳裏不能稽留於胃至午後潮熱便作泄
瀉午後熱退泄瀉亦減次日不作潮熱利亦止爲病
愈潮熱未除利不止者宜小承氣湯以徹其餘邪而
利自止

利止二三日後午後忽加煩渴潮熱下泄仍如前證
此伏邪未盡復轉到胃也治法同前
大便秘結者疫邪傳裏內熱壅鬱宿糞不行蒸而爲

結漸至黑硬下之結糞一行瘀熱自除諸證悉去
熱結傷流者以胃家實內熱壅閉先大便秘結續得
下利純臭水全然無糞日三四度或十數度宜大承
氣湯得結糞而利立止服湯不得結糞仍下利純臭
水并所進湯藥因大腸邪勝失其傳送之職知邪猶
在也病必不減宜更下之日不吐而利者宜下之
大腸膠閉者其人平素大便不實設遇疫邪傳裡但
蒸作極臭之物如粘膠然至死不結愈蒸愈閉以致
胃氣不能下行疫毒無路而出不下卽死但得粘膠

一去下證自除霍然而愈

瘟疫愈後三五日或數日反腹痛裏急者非前病原
也此下焦別有伏邪所發欲作滯下也發於氣分則
爲白積發於血分則爲紅積氣血俱病紅白相兼邪
盡利止未止者宜芍藥湯 方見前

愈後大便數日不行別無他證此是三陰不足以致
大腸虛燥此 以飲食漸加津液流通自能潤下

也覺穀道夯悶宜作蜜箭導甚則宜六成湯
病愈後脉遲細而弱每至黎明或夜半後便作泄瀉

此命門真陽不足宜七成湯亦有雜證屬實者宜
大黃丸下之立愈 此證萬中之一耳

六成湯方

當歸一錢五分

白芍藥一錢

地黃五錢

天門冬一錢

肉蓯蓉三錢

麥門冬一錢

照常煎服日後更燥者宜六味丸少減澤瀉

七成湯方

破故紙

炒香搥碎三錢

熟附子一錢

遼五味八分

白茯苓一錢

人參一錢

甘草炙五分

照常煎服愈後更發者宜八味丸倍加附子

小便

熱到膀胱小便赤色邪到膀胱干於氣分小便膠濟
干於血分溺血畜血留邪欲出小便急數膀胱不約
小便自遺膀胱熱結小便閉塞

熱到膀胱者其邪在胃胃熱灼於下焦在膀胱但有
熱而無邪惟令小便赤色而已其治在胃

邪到膀胱者乃疫邪分布下焦膀胱實有之邪不止
於熱也從胃家來治在胃兼治膀胱若純治膀胱胃

氣乘勢擁入膀胱非其治也若腸胃無邪獨小便急
數或白膏如馬遺其治在膀胱宜猪苓湯

猪苓湯方 邪干氣分者宜之

猪苓 二錢
澤瀉 一錢
滑石 五錢

甘草 八分
木通 一錢
車前 二錢

燈心煎服

桃仁湯方 邪干血分者宜之

桃仁 三錢研
丹皮 一錢
當歸 一錢

赤芍 一錢
阿膠 二錢
滑石 五錢

照常煎服小腹痛按之硬痛小便白調有畜血也

加大黃三錢甚則抵當湯藥分三等隨其病之輕

重而施治

前後虛實

病有先虛後實者宜先補而後瀉有先實後虛者宜

先瀉而後補假令先虛後實者或因他病先虧或因

年高血弱或因先有勞倦之極或因新產亡血過多

或舊有吐血及崩漏之證時疫將發即觸動舊疾或

吐血或崩漏以致亡血過多然後疫氣漸漸加重已

上並宜先補而後瀉瀉者謂疎導之劑併承氣下藥
槩而言之也凡遇先虛後實者此萬不得已而投補
劑一二貼後虛證少退便宜治疫若補劑連進必助
疫邪禍害隨至假令先實而後虛者疫邪應下失
下血液爲熱搏盡原邪尚在宜急下之邪退六七急
宜補之虛回五六慎勿再補多服則前邪復起下後
必竟加添虛證者方補若以意揣度其虛不加虛證
誤用補劑貽害不淺

脈厥

瘟疫得裏證神色不敗言動自如別無怪證忽然六
脈如絲微細而軟甚至於無或兩手俱無或一手先
伏察其人不應有此脈今有此脈者皆緣應下失下
內結壅閉榮氣逆於內不能達於四末此脈厥也亦
多有過用黃連石膏諸寒之劑強遏其熱致邪愈結
脈愈不行醫見脈微欲絕以爲陽證得陰脈爲不治
委而棄之以此訣人甚衆若用人參生脈散等劑禍
不旋踵宜承氣緩緩下之六脈自復

脈證不應

脈厥 脈證不應

表證脉不浮者可汗而解以邪氣微不能牽引正氣
故脉不應裏證脉不沉者可下而解以邪氣微不
能抑鬱正氣故脉不應陽證見陰脉有可生者神
色不收言動自如乃稟賦脉也再問平日無此脉乃
脉厥也下後脉實亦有病愈者但得證減復有實
脉乃天年脉也夫脉不可一途而取須以神氣形
色病證相參以決安危爲善

張崑源室年六旬得滯下後重窘急日三四十度脉
常欲至諸醫以爲雀啄脉必死之候咸不用藥延予

診視其脉參伍不調或二動一止或三動一止而復
來此瀉脉也年高血弱下利膿血六脉短瀉固非所
能任詢其飲食不減形色不變聲音烈烈言語如常
非危證也遂用芍藥湯加大黃三錢大下純膿成塊
者兩碗許自覺舒快脉氣漸續而利亦止數年後又
得傷風咳嗽痰涎湧甚診之又得前脉與杏桔湯二
劑嗽止脉調方知此婦凡病俱作此脉大抵治病務
以形色脉證參考庶不失其大良方可定其吉凶也

體厥

脉證不應

體厥

尺

陽證脉陰身冷如冰爲體厥

施幼聲賣卜頗行年四旬稟賦肥甚六月患時疫口燥舌乾胎刺如鋒不時太息咽喉腫痛心腹脹滿按之痛甚渴思冰水日晡益甚小便赤澀得涓滴則痛甚此下證悉備但通身肌表如冰指甲青黑六脉如絲尋之則有稍按則無醫者不究裏證熱極但引陶氏全生集以爲陰證但手足厥逆若冷過於肘膝便是陰證今已通身冰冷比之冷過肘膝更甚宜其爲陰證一也且陶氏以脉分陰陽二證全在有力無力

陰證徐本美編並作陽證是

中分今已脉微欲絕按之如無比之無力更甚宜其爲陰證二也陰證而得陰脉之至有何說焉以內諸陽證竟置不問遂定附子埋中湯未服延予至以脉相參表裏互較此陽證之最者下證悉具但嫌下之晚耳蓋因內熱之極氣道壅閉乃至脉微欲絕此脉厥也陽鬱則四肢厥逆况素稟肥盛尤易壅閉今亢陽已極以至通身冰冷此體厥也六脉如無者羣龍無首之象證亦危矣急投大承氣湯囑其緩緩下之脉至厥回使得生矣其妻聞一曰陰證一曰陽證天

地懸隔疑而不服更請一醫指言陰毒須炙丹田其
兄叠延三醫續至皆言陰證妻乃惶惑病者自言何
不下之神明遂卜得從陰則吉從陽則凶更惑於醫
之議陰證者居多乃進附子湯下咽如火煩躁頓加
乃嘆曰吾已矣藥之所誤也言未已更加踣躅逾時
乃卒嗟乎向以下謀生終以下謀死誤人還自誤可
爲醫巫之鑒

乘除

病有純虛純實非補即瀉何有乘除設遇既虛且實
者補瀉間用當詳孰先孰後從少從多可緩可急隨
其證而調之

吳江沈青來室少寡素多鬱怒而有吐血證歲二三
發此後卽已無有他證蓋不以爲事也三月間病並
非舊證但小發熱頭疼身痛不惡寒而微渴夫惡寒
不渴者乃感冒風寒今不惡寒微渴者疫也至第二
日舊證大發吐血勝常更加眩暈手振煩躁種種虛
狀飲食不進且熱漸加重醫者病者但見吐血以爲
舊證復發不知其爲疫也故以發熱認爲陰虛頭疼

身痛認爲血虛不察未吐血前一日已有前證非吐血後所加之證也諸醫議補問余可否余曰失血補虛權宜則可蓋吐血者內有結血正血不能歸經所以吐也結血牢固豈能吐乎能去其結於中無阻血自歸經方與不發若吐後專補補則血滿既滿不歸血從上溢也設用寒涼尤誤投補劑者只顧目前之虛用參暫效不能拔去病根日後又發也况又兼疫今非昔比今因疫而發血脫爲虛邪在爲實是虛中有實若投補劑始則以實填虛沾其補益既而以實填實災害立至於是暫用人參二錢以茯苓歸芍佐之兩劑後虛證咸退熱減六七醫者病者皆謂用參得效均欲速進余禁之不止乃恣意續進便覺心胸煩悶腹中不和若有積氣求噦不得此氣不時上升便欲作嘔心下難過遍體不舒終夜不寐喜按摩搥擊此皆外加有餘之變證也所以然者止有三分之疫只應三分之熱適有七分虛經絡枯澁陽氣內陷故有十分之熱分而言之其間是三分實熱七分虛熱也向則本氣空虛不與邪搏故無有餘之證但

虛不任邪惟懊懔鬱冒眩暈而已今投補劑是以虛證成去熱減去七所餘三分之熱者實熱也乃是病邪所致斷非人參可除者今再服之反助疫邪邪正相搏故加有餘之變證因少與承氣微利之而愈按此病證不用利藥宜靜養數日亦愈以其人大便一二日一解則知胃氣通行邪氣在內日從胃氣下趨故自愈間有大便自調而不愈者內有灣糞隱曲不行下之得宿糞極臭者病始愈設邪未去恣意投參病乃益固日久不除醫見形體漸瘦便指爲怯證愈補愈危死者多矣要之真怯證世間從來罕有今患怯證者皆是人參補藥釀成近代參價若金服者不便是以此證不死於貧家多死於富室也

此長以地益不...
 亦益昔昔以人參...
 而益昔昔以人參...

